自摇序

散文是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不可回答的问题。 文学的分类学试图找到一切文学体裁的基本定义，但收获的往往是一连串矛盾重重和似是而非的、带有游戏性质的严肃概念。 事实上，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定义是徒劳的，因为，一切定义都偏离事物的本性，它仅仅体现了人们用一个侧面涵盖事物全部内容的荒谬渴望。 就像水一样，物理学家认为是液体，在冰点之下就成为固体，在沸点以上又会转化为气体，化学家认为它是 H 与 O 的化合物……实际上，我们捕捉到的仅仅是事物的一个属性，它的全体一直隐藏在我们的视线之外。 重要的是，一个写作者，必须在自己的创造对象之中遨游，就像鱼游于水一样。 一条鱼可以不知道水的性质，但却可以无时无刻感受到它的真实存在。

美洲作家帕斯曾从语言表述立场的唯一性出发否认散文的存在，他说，诗歌的特点是它每一句话都蕴含着好几层意思，相反，散文要受理智支配，期望每个词、每句话都是一个意思。 这是理想的要求，力所难及，所以实际上没有散文。 博尔赫斯也曾在自己的一篇小说中虚构过一首只包含一个字的诗，这一个字里包含了一切，因而当诗人寻找到它时便失去了一切。

这实际上意味着，我们的理智不可能全部呈现于文字，否则我们将沦为语言的毁灭者以及我们自己的毁灭者。 当然，否认散文存在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它只是指出了散文作为理智的支配结果所暗含的危机。 另一方面，散文存在的价值及理想也正在那试图表述一切的愿望之中，它是我们面对隐秘真理的一种寻找的姿态，它是企图揭示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理智的一种深层渴念。

帕斯捷尔纳克从另一角度指出散文的意义，他说，我们所获得的价值，在散文中会表述得更加出色。 这样看来，散文写作的意义正是从某种不存在中寻找存在的形态，它尤其要求我们考虑它的多重性和灵活、诡谲的形态，也就更需要文学智性的浓度聚集。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出自己认为的更多意义和关于散文写作的更多理由。 但是，对于一个散文家来说，一切意义和理由只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只是感受，并不需要呈现，因为所有的意义和理由，已经通过他的散文创作婉转曲折地表达出来，就像一条鱼给我们献上它赖以生存的水，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窥探其某一方向投给世界的侧影。

好了，我用这本书给你们一个模糊的影子。

而且，是往事的影子。

目摇录

自序 …… 园员

算术题 …… 园员

秋风瑟瑟 …… 园员

往事历历

　　京城札记 …… 园猿

阅读生存 …… 员缘

光盘之寓言

　　一个冬日的多重解 …… 员缘

世界的形象

　　圆个字 …… 员苑

十六开笔记本 …… 圆缘

张锐锋著作简目 …… 圆恕

算术题

“一条鱼能够对它终身畅游其中的水知道些什么呢?”—— 爱因斯坦在他晚年的《自画像》里说出这样的话。必须承认,我们对自己的真正生活所知甚少。正像一条鱼不需要对河流或海洋知道多少,仍然不妨碍它自由自在地在其中畅游一样,我们的生活仍然在一页一页地翻开,直到供那一隐藏的造物主阅尽全卷。

重新面对儿童时代的算术题时,发现那些演算并没有得出真正的答案。那时,我常常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要在解题之初先设立一个未知数 χ 呢?解题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未知变为可知,题意中已经含有未知,而我们为什么还要重新设立?从另一角度看,我们所解出的答案,只是我们自设的未知数的答案,而不是那算术题所提出的疑问的真正解决。

序曲一

粗糙的木柱，支承着倾斜的、四边形单面泥皮屋顶，简单的、细碎的木格状窗户上，糊着厚厚的粗麻纸……一棵高大的老榆树上，悬挂着一口铸铁的、呈喇叭口形向下敞开、带有波浪花边的大钟，在上课和下课时都要敲响。每当到那一时刻，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就会神秘地等待在树下，腰里别着一个双铃马蹄表。他低下头，不安地低头看着表盘上的指针，然后以缓慢的动作解下绕在树上的用来敲钟的绳子……这一切，仿佛是一个放大了的、出自西洋的能工巧匠之手的报时装置，它是趣味和精确性的完美结合。

我很难忘掉我们的乡村学校，它那里的无数日子，已经凝结为一个铁块，压在了其他日子的上面，短小而沉重。我时时能够感到它的存在，感到它的力量。我记得那里的许多细节，包括学校的正方形大院里两个角上栽着的枣树，石头井口旁边倾斜地放着的敞口水缸，以及井口上立着的辘轳和它的被磨细了的摇柄……我的心脏跳动的声音里已经含有它们的声音，我的呼吸里也有着它们的呼吸。到了夏天的时候，许多毛毛虫从榆树上顺着一根透明的细丝线悬吊在空中纳凉，又使它们被微风吹得晃晃悠悠，就像坐在秋千上一样。

它们干扰了我们的视线、经常挡住我们进出教室的路径。它们的充满诗意的生活和我们的苦恼形成对比，在教室里，我们可能正在为一道算术题发愁。设立未知数 曾建立方程式，运用各种公式……一个抽象的世界将我们牢牢地控制了。为了得到一个正确的方程、一个合乎题意的解，孩子们趴在有着几道裂缝的木桌上皱起眉头、苦苦思索。老师一直在教室里走动，他的冷漠的表情不断转向另一个方向，就像作业本上的算术题一样变化莫测。纸和笔之间摩擦的沙沙声……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空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实际上，算术使我们获得快乐，那种经历种种艰难之后突然的灵光闪现，那种从复杂的迷宫里挣脱的快意，获得那唯一的解之后升腾起来的幸福，数字和方程式曾经填充了童年时代的时光，使我们的作业本上的空格里有了实在的内容。它让我们不断地发现了能够解答的事物，正是那些算术题里秘密设置的障碍，让我们感到了智力的力量。一个个未知数里，都有自己的影子，我们殚思竭虑地捕捉的不过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自己。

有一次，我在一只过去的箱子里找到了一本书。这一木箱的表面已经蒙上了尘土，铁锁已经生锈。里面究竟有我的什么？我开始对过去的事物发生好奇。时间流逝得好快啊，好像一切已经被洗涤干净了。

我小心翼翼地找到锁钥，插到锁孔里，轻轻地旋转，那沉闷的“嘭”的一声，就像从远处、很远的远处传来的。这一声，带着时间的余震，我感到自己被摇撼、被一种外在的强力推了一下。木箱笨重的盖子打开了，里面的一切让人失望，箱子里根本没有一点金灿灿的东西，没有阿里巴巴的珠宝，也没有电影里经常出现的、被人争夺的寻宝图，只有一些过时的书籍，一些破破烂烂的儿时的作业本。这是一个秋天。突然从西方沿着城市高大的楼顶刮来的风，将窗外的两棵树上的许多叶子吹到半空。黄色的、脆质的叶片像羽毛一样撒开，一直飞到我的回忆里—— 漫长的回忆、浩渺的回忆，它们一页又一页地翻开。

一本书。一本算术课本，一本卷了角的作业本，我轻轻地翻开。

序曲二

很像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它们拥有无限数的页码，我看不完它们。我看到了从前，我的确在从前生活过，我做过作业，我还算过那么多的算术题。那时，我究竟计算了些什么？我又算出了什么？现在看来，我曾经算过的，并非我真正要计算的，我所得出的结果，也并非是真正的结

果。比如说我按照老师的讲解把不合题意的解舍去，这就是一种幼稚的错误。我得出了两种答案，又为什么必须舍去其中的一个？

而且，事情不可能计算出来，可以计算的东西太少了。我还记得我们做算术题的时候，总是托着腮想啊想，对那些深埋在文字背后的意义进行猜测，以找到一种求解的途径。途径肯定不是一条，就像歧路亡羊的寓言那样，我们消失在一条又一条岔路上。

一个农人在春天撒了多少种子，在秋天又掉在地里多少？一个牧羊人一天走了多少路，一条河里有多少个波浪？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却不可能运用方程式。世界从来强调的是误差而不是精确的结果，这就是算术背离生活的原因，也是我们迷恋算术的原因—— 有时我们希望走到生活之外、走得越远越好。

往事不曾消逝，它一直在喧哗。像窗外的落叶那样喧哗，像这个城市的道路、广场上的嘈杂，秋风一直在吹着，它把过去残留的热气全都吹到冬天的冰雪里，吹到时间以远。石板上曾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数字，它证明我们作业本上的公式和得数不是一次找到，然而为了写下另一些内容，我们必须将它一次又一次地擦掉。最后，过程被丢掉了，留下了以整齐的铅笔字填充的作业本。

在我的旁边就是一面窗子，它的木格已经发黑。不知什么时候，窗纸破了，正好露出一个小小的洞，它给了我向外窥视的诱惑。我经常能够从这里伸出视线，捕捉到面积不大的事物。一次，一只红嘴鸦落在了老榆树上，它沙哑地叫了几声就沉默了，两个树杈上的树叶正好遮住了它的眼睛。我只是看到从树叶中伸出一个红色的尖尖的嘴巴，猜测着它的忧伤。还有一次，一只蜻蜓轻盈地飞到了被那个窗洞扩大了的视野里，我看到了它绝美的飞翔姿态，一个又一个突然改变飞行方向画出的折线，它的灵巧和速度，它的嗤—— 嗤—— 嗤—— 的击翅声，它的透明的四个薄翼振动着，似乎都显示了算术一样的精确性，可我仍然难以判断它究竟是以什么方法飞行的。多少年之后，我看到了法国作家列那尔

的《自然纪事》,他这样描绘:从小河这边飞到那边,它总要在清水里浸一浸它那红肿的眼睛。它轻轻发出一点爆裂声,仿佛带电飞行。

实际上,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情景——在小河边,也在野地里的水洼上面。可是,我透过窗洞的观察却不是那样,只有它的飞行姿态让人神往。一会儿,那一破窗洞里出现了一只眼睛,四周布满皱纹——算术老师从外面向教室里窥视,他经常这样偷偷地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那只眼睛把我吓坏了,它果断、有力地切断了我的视线,一只飘动的蜻蜓被一只可怕的眼睛替代了。我的算术作业本上只有一个算式,我还没有算出得数。当时的慌乱可想而知,只有胡乱地在作业本上写上自己也不知从哪里获得的数字,我知道这是错误的,正确的答案不在这里。

现在,我可以从飞翔的蜻蜓那里得出结论:我们所演算的一切,上帝已经演算过了,我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无数次的验证。

算术题

我们想一想自己曾经学过的东西吧。我打开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作业本和算术课本。时光的力量已经渗透在纸页中,它们已经失去了纯白的质地和光泽。我知道,时间总是有用意的,它施加力量必有所图,它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一位哲学家说,短秤隐约地暗示出绝对之物。我想,我曾一次次算过的得数里必定含有关于世界的寓言,它们一直在时光里窥视着我们,就像那个破窗洞里突然出现的眼睛一样。

题员

流速

某帆船顺流而下,每小时行[illegible]里,逆流而行,每小时行[illegible]里,问流速划速各多少?

这是一个流速问题。我当初是怎样做这个题的？记忆将一些具体的情景过滤掉了，整个过程已经是一片空白。然而，解题的步骤还放在那时的作业本上。事情就是这样被光阴筛选的：它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重要的是，这个题涉及几样要素——帆船、时间、距离和一条河流的流速。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的力量，最后的谜底在于，人的手里操纵着双桨。

船是物质的，但它是时间的信物，只不过它一直漂流在波浪上。在中国的道德中，逆水行舟和随波逐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人从这两种选择中决出价值和意义。随波逐流显然是一种最省力的方式，在相同的划速里可以走得更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聪明者的抉择。逆水行舟则显得愚笨、不明智和不合时宜，但是，它更需要勇气。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计算早就藏在我们的心底，它的得数却未必是唯一的。

因为这一切条件都是为目标而设，关键是我们的目标是在上游，还是在下游。这将决定我们的行船方向——其中含有人性中的高贵和卑劣。我在儿童时代，曾在田野里的水渠里模拟过船在河流里的景象。我和别的孩子们一起，将一个蚂蚱捆绑在一片树叶上，然后将它放到水面上。我们用树枝划着水，掀起了层层波浪。我想，在树叶上的蚂蚱看来，一定是遇到了惊涛骇浪，它在上面颠簸着，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只知道事情是突然发生的，却不知道事情的原因。它看清了树叶上的每一条脉络，也许看到了那条船的边沿，却不可能知道在它的上方，存在着一个主宰，一个孩子仅仅由于自己的兴趣而把它放到了波涛里。

本来它应该生活在草丛里，以它长长的、弯曲的后腿，经常改变跳跃的方向，呼吸着野草的叶子上环绕的芳香，让早晨的露水打湿自己的触须。然而它却被莫名其妙地绑架了，这就是一个蚂蚱的命运。孩子们对世界的仿造，乃是在浓缩着人的未来。

当然，我们也以纸来折叠自己想象中的帆船，但它易于坍塌、沉没。这让我想到从前的一个故事：在黄河里，一只满载草捆的船由于失去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衡而倾覆，船上的人们抱着草捆漂浮在水面上，渐渐地，河水浸泡了的草捆越来越沉，压倒了水的浮力。岸上的人们看着他们缓缓地没到了水面以下……在滚滚波涛里，谁也没有拯救他们的力量。

事情就是这样，不论朝哪个方向行船，都有着极大的危险。我们仍以最大的力量来计算时间、距离、流速、划速、船的位置，只要有几个条件是已知的，就能通过运算得到其余的未知。前面的那道关于流速和划速、逆水行舟和随波逐流的算术题是这样解答的：

设流速为每小时 X 里，划速为每小时 再里

再垣载越远怨

再原载越缘

得：载越苑　　再越员园

答：流速每小时 苑里，划速每小时 员园里。

结果已经出现了。它使世界得到了化简，然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能化简的，这就是算术的结论不能概括生活的原因。还有一点，那就是，划速和流速的相加大于划速和流速的相减，这是庸俗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结论。

题 圆

搬运

货物 猿愿缘斤，用 缘牛 员源马搬运，或 愿牛 苑马搬运，都能一次运完，问每马每牛所能运的重量各多少？

一位西方的数学家雅可比固执地认为：上帝是算术学家。就像柏拉图固守上帝是几何学家的想法一样——从人的角度看去，万物都有自己的用处，也有自己的限度。

马和牛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性格。我们都对骏马的洒脱飘逸充满神往，它代表着青春、力量、速度的美。历史上众多的英雄豪杰都与马紧密相连，因而，神骏就成为英雄的象征。远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的中国周代，人们已经将马作为天行健的人世见证，汉代的项王更是名骓腾骧，剑光飘忽，纵横驰骋于万军之间。

公元前五百年左右，整个世界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一系列不朽的事件出现了……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列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可能性，古波斯琐罗亚斯德看到了世界两种对立的本原、黑暗和火的搏斗、善与恶的较量，捕捉到了道德斗争的焦点。在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等一批先知冉冉升起，古希腊则更是圣贤涌现，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他们的名字像天上的群星闪耀，照亮了人间的道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们从他们的思想中辨认着自己。

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能够展开如此广阔的空间？浩渺的天穹究竟向地上投射了怎样神秘的能量？一位欧洲哲学家对这一突然出现的时代—— 历史文化的同一性—— 作出了迄今为止最精深、最激动人心的假设 :马，马的魅力、价值使我们的世界发生变化。

中亚国家的铁骑战车实际上早已突入中国、印度和西方，像楔子一样凿开了每一个孤立世界的门户。马匹在古代文明中的驰骋，剑与血的映照，使得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文化在一个历史瞬间大放光芒。马使人类第一次摆脱了双脚活动的有限半径，突破一个孤立的点上的生活，走向广阔的面积、走向远方。是马匹的力量使大地的不同板块对接、融合在一起，人类被笼罩在同一片蓝天下，要发生的就同时发生。

骑马民族以马作为自己的工具，体验到世界是如此浩瀚无疆，并在一次次的冒险、一次次的灾难中，体验到了存在的困惑和可疑。人生的自信和浪漫在青春的激情消失之后渐渐地平息下来，人们开始冷静地思

索：我们究竟为什么而生，我们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世界是什么，我们又是谁？我们……正在做什么而且能够做些什么……思想的激情爆发了，它像山洪一样不可阻挡。公元前三千年末期，印欧骑族已经抵达红海、地中海和欧洲，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左右，浩浩荡荡的大迁徙推进到伊朗和印度，公元前二千年末期，其他骑族事实上已经卷入中国。马以优良的技术、统治精神把人装备起来，也以它的驯服、控制和感情之美以及骑手的勇敢精神，使世界在冒险和思考的交替中成长。

中国唐代的诗人杜甫一生爱马，因为他从马的英姿里看到了人性的舒展、飘逸之美，感到了自由的意义和向理想疾驰的快乐。他在三十岁时写道：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中年之后仍然有着剩余的青春火烬：腕促蹄高如踣铁，交河几蹴层冰裂，五花散作云满身，万里方看汗流血，长安壮儿不敢骑，走过掣电倾城知！多么潇洒、任性、自由又充满活力的骏马！诗人却在一个污浊的世界上徘徊，只能看着骏马奔驰、云开云合、尘烟升腾……

回到我们的算术题上吧——在这里，从前的一切都消失了，诗人的一切想象被现实的力量击碎了。马不是用来奔跑，而是用来搬运重物。它要与牛来合作，一起将货物搬运到另一个地方。速度的魅力被废除了，必须以力量来较量。题意已经非常清楚，我们看看马与牛搬运货物的力量吧——

设每马运 X 斤，每牛运 再斤

[illegible]

[illegible]

得：[illegible]

答：每牛运[illegible]斤，每马运[illegible]斤。

结果就是这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我们的计算给出了更精确的解

答。我相信，一匹马和一头牛共同做一件事情是多么不协调，马必须适应牛的缓慢的速度和松松垮垮的节奏，必须放弃自己的优点，也必须放弃自己过去的奔跑习惯，以变得温顺、随和、畏缩不前。这样才能够显得和牛一样笨拙，才能够显的齐心协力、忠诚可靠。从这一角度说，它的力气并不比牛更大，甚至还要小一些。这必然影响到人们对它的评价，因为它的使用的价值降低了，我们甚至不能相信这是一匹真正的马。它的飒飒英姿呢？它的洒脱和飘逸呢？它的英雄气概和狂傲不羁呢？一切都没有了，骏马的一切特点被沉重的货物压倒了、压垮了——一匹马，可能是一匹骏马消逝于牛群中。

这就是一曲马的悲歌、一曲悠长的咏叹调、一场人世的独幕剧。它在无声中表演，却让人看到了惊心动魄的沉默。牛当然是无辜者。几千年来，甚至上万年来，它一直是人类的朋友和好帮手，在田野的茫茫荒草里开垦，缓慢、不倦、沉重的步伐，弯曲、向前的犄角，已经退化了的野性，在寒风中抖动的短短的鬃毛，麻木的、一成不变的僵硬表情，一直被视为人类的榜样。然而，人们却用鞭子抽打着它，甚至用木棒不停地打在它的脊背上，几乎听不到什么打击的响声。这就是忠诚、力量的最后结果。

人们却津津有味地谈论它的优点、赞美它的耐力、计算它的力量。并且喜欢它乖乖地卧在牛棚里反刍草料的样子，因为它对世界的辽阔无动于衷，对一切现实中的事情都能够接受，当然，它知道一切也必须接受，漫长的道路通向天边，断灭了所有抉择的可能。它也不可能做梦，因为梦境的真相胜于事实的真相。一个叫史密斯的数学家曾感叹："算术是最古老的人类知识……它的一些最深奥的秘密与最平凡的真理密切相连。"

题猿

分配

儿童分桃若干枚，若人数多远人，每人所得少猿枚，若人数少猿

人，每人所得多猿枚。 求儿童数及桃数？

面对一筐桃子，儿童们试图把它公平地分开，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茫茫历史及现实生活中，这一问题一直是最尖锐的，因为它几乎是无解的。让儿童们来分桃，这里有着设题者的苦心。耶稣说过：天国在孩子们中间。

中国古代有二桃杀三士的故事，阴险的国君正是利用了分配的难题，或者说，利用了一个不可解的算术题，以两个桃子的力量杀死了历经沙场的功臣。一种抽象的运算竟然有这剑刃上的寒光，这是一个流血的童话，一个针对智力而设的刺穿肉体的童话，两个桃子掉在地上的声音伴随着先人的遗恨和叹息，撼动了我们的魂灵。多少世纪以来，无数人试图探索公平分配的秘密，几乎都无功而返。

哲学家们绞尽脑汁地设想着人类的未来—— 他们凭借自己卓越的想象，在薄薄的纸页上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最美好的家园：柏拉图以空前的激情营造了理想国，莫尔用全部力量打制了乌托邦，康帕内拉以自己的愿望搭建了太阳城，并在幻觉中看到了行星和整个宇宙的灵性。马克思以自己对穷人的同情和无产者的立场，在雪茄烟的烟雾中，探究了资产者获得财富的秘密，窥望到遥远的共产主义。中国古代的遥远日子里，先哲们同样在思考公平的问题，他们看到生活中的一切并不是自己所愿，也不符合善的理想。老子以冷静的智慧设计了小国寡民，陶渊明则顺着一条小溪找到了桃花源—— 他们想到，既然在现实中难以寻找到公平和正义，也无法制造绝对公正的砝码和无限精确的杆秤，那么就干脆丢弃世间的一切度量，使人们拒绝一切交换和分配，让人们重返混沌的社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们让我们不是向前、而是向后看到了实现完全公平的希望。

时间的箭头是向前的，它很少给我们找到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机会—— 这些东西注定要以不可企及的距离，放置于我们的思想里。它

不能给我们一个理想的现实，却永远为我们提供行为的准则和依据，我们以此可以推敲正确和谬误、甄别污浊和清洁，寻找自己的权利和挑剔社会的残渣。如果我们失去了头脑里这把隐秘的尺子，人类必将由疯狂而灭亡。

儿童们分桃的故事，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抽象意味的事件。我们为什么要计算儿童数和桃数呢，因为儿童和桃子的多与少是有着决定意义的，他（它）们决定着公平是否能够实现。在大人们眼中，桃子的数目并不多，它们的分配结果没有实在意义，不会对生活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孩子们并不这样看问题，桃子是否能得到合理的分割，不仅仅是得到多少桃子的问题，这还与集体对待他的姿态相关联，涉及到对自己人格、尊严的守护。因而，必须经过精确的计算获得结论。

成人们的错误在于，他们遗忘了天堂的存在，天堂的知识被污浊的生活丢弃了，人们以麻木的表情面对世界。这是我们不幸和痛苦的根源。这一点，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他认为，儿童与大人们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唤起了人对爱的渴望："他们像一群小鸟似的……他们的噪音像铃声一样清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有着比成人更深刻的道德感和更为尖锐、准确的道德判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次证明了——"天赋的道德真理"。

我们计算桃子和儿童的数目，实际上是在又一次证明这一天赋真理的存在。我看到我儿时的作业本上是这样解答的：

设儿童为 **[illegible]** 人，每人原分桃为 **[illegible]** 个，那么，共有桃 **[illegible]** 个。

[illegible] / **[illegible]**

[illegible] / **[illegible]**

得：**[illegible]**　　**[illegible]**

答：儿童 **[illegible]** 人，桃 **[illegible]** 个。

这一得数能够说出什么呢？这一数目是多么吉祥，它意味着，无论能够被 5 整除，如果不计桃子的大小差异，那么，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在实际生活中，这是一次少有的例外，是设题者有意设计了一个理想态的事件。

我记得，在很小的时候，我和弟弟总是充满矛盾和怨恨，因为平凡的日子里到处都有不平。我们经常为最细小的事情争吵，实际上，那是天赋的道德真理不断地挑剔现实中的不公，是一种秉承了上帝意旨的道德训练。又一次，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们进城。谁应该坐在自行车的前面？我们争执不下。谁都想坐在前面，理由是前面视线开阔，而坐在后面则被一个宽大的后背完全挡住了向前看的目光，这个人就坐在了一个人的阴影里。

父亲说：弟弟比你小，应该坐在前边。这是最高的判决，然而在我的内心里，还有更高的声音：为什么比我年龄小就应该获得更好的？我不能理解判决的理由、也不知道它的依据是什么。父亲说：不是给你讲过孔融让梨的故事么？你要让着弟弟。我说：那么，他应该先挑后面的座位。弟弟开始哭了，显然他不能接受孔融让梨的结局，当然我也不能接受父亲的安排—— 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谁也不肯让步，后来，父亲决定取消这次进城的计划。这样，我们都灰溜溜地失去了一次去热闹场所玩耍的机会。我们虽然有点失望，但决不懊丧，因为玩耍的机会相对与公平和合理来说，后者更为重要。

这是儿时生活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它使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所看重的东西。孩子们对事物的判断有着更为尖利的直觉，他们已经感到大人们处理日常事务中的漏洞和缺陷，他们因为没有依据而进退两难。在隐藏于我们内心里的公平、公正、正义这些不可回避的焦点面前，人们往往采取了回避的方法。然而，孩子们发现这些事情恰恰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我们必须面对它。

父亲给我们讲孔融让梨的故事，似乎找寻到了一个来自古代的榜

样，好像遥远的时光必定能够让一件平凡的事件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大人们的反复讲述，越来越让我们感到这是一种陈词滥调。我们不能理解一个古代的儿童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谦让仅仅是为了让大人们的自私行为感到惭愧吗？事实上，人们从来没有因此感到羞愧，多少年来，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为了自己的私利而一直进行着种种巧取豪夺，血腥的气味被风吹拂着，被雷雨携带着，从过去到现在，充满了人的苍茫历史，刀与剑的影子，一直飘动在大地上。

一个孩子在四岁时让梨的事迹，似乎培养了一个民族谦让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它也使那些牟取私利的人们找到了理由，它给了不公正、不公平的种种事实以借口，应该谦让的一方往往是弱者。它同时使失去利益的人们放弃斗争，以谦让和理解作为依据，放弃自己的权利。这一切，使公平的理想离我们越来越远，使人身陷于污泥中，在生活里挣扎……算术题所得到的解答，只能让老师用粉笔书写在黑板上，让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经过复杂的演算，工整地写在作业本上。

孩子们对每一个得数都作过验算，但在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从来都没有得到过验证。一位西方作家在《艾丽丝漫游奇境》一书中说“算术的不同分支——野心、困惑、丑化、嘲弄。”的确，他看到了事实中的真理，或者说是污浊的事实本身。

题源

相遇

快车长 [illegible] 尺，慢车长 [illegible] 尺，二车并行于平行轨道上。若同向而行，自相遇至相离，需时 [illegible] 分 [illegible] 秒，若相向而行，自相遇至相离，需时 [illegible] 秒。问这二车每秒钟各行几尺？

两列快车在平行的轨道上相遇，差不多是一个人生寓言。我曾经讲述过儿童时代的一些游戏，其中一个就是捉迷藏中隐含的意义——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